

太原縣志卷之十八

雜志

戴記經也而有雜記管子子也而有雜篇後世踵之因有雜說雜錄雜語雜論之書雜亦何害亦取其有資懲勸耳故於諸志之後而殿以雜志

高辛妃嫫訾氏八夢日而生八子號八元一為實沈居大

夏是為參異苑

漢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浮雲赤電絕羣逸驃紫鸞騶

綠螭驄龍子麟駒絕塵號九逸西山雜記

魏太和三年有太原人發冢破棺中有一生婦人問其本

太原縣志

卷之十八 雜志

事不知也視其墓木可三十歲晉書

晉龍元年并州刺史畢軌送漢故度遼將軍范明友鮮卑

奴年三百五十歲言語飲食如常人奴云霍顯光後小

妻明友妻光前妻女郭頌世說

魏高貴鄉公好學有文才引王沉裴秀數於東堂講讌屬

文號沉為文籍先生秀為儒林丈人世說新語

王烈入河東抱犢山中得一石室室中有兩卷素書烈讀

不知其字不敢取頗諳十數字形體歸書之以示嵇叔

夜叔夜盡知其字烈喜乃將叔夜往識其徑分明至失

石室所在竊語弟子曰叔夜不應得道故也又嘗上太

行山崩如雷往視之石裂中有泥如髓丸之隨凝如粳米乃合數丸歸示叔夜已成青石矣天中記

王濛善隸行與羲之善故殆窮其妙早亡未盡其美子敬每省循書云咄咄逼人王綏晉冠軍將軍會稽內史善

隸行能書錄

濛好茶人至輒飲之士大夫甚以為苦每欲候濛必云今日有水厄茶錄

日有水厄茶錄

司馬太傅為二王題目曰孝伯亭亭直上阿大羅羅清疏

世說新語

王濟乘馬渡水馬不肯渡濟曰必是惜錦連乾今之紫膽

太原縣志 卷之十八 雜志

二

是也令解去之馬乃過水杜預謂晉帝曰王濟有馬癖

和嶠有錢癖帝問曰卿有何癖曰臣有左傳癖世說新語

王濟葬時賢畢至孫楚雅敬濟而後來哭甚悲賓客莫不

垂泣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我為卿作之體

似聲真賓客皆笑楚顧曰諸君不死而令王濟死乎世說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上求之不過數十王濟候其上直

率少年詣園共啖畢伐樹而去世說

北魏主雅重門族以范陽盧敏清河崔伯宗滎陽鄭義太

原王瓊四姓衣冠所推咸納其女以充後宮

北齊神武少曾與劉貴賈智為奔走之友貴曾得一白鷹

獵於沃野見一赤兔每搏輒逸逐至迴澤有一第屋兔將奔入犬噬之鷹兔俱死神武怒以鳴鏑射犬犬斃屋中有二大人出持神武衣甚急其母目盲曳杖呵二子何故觸大家因出囊中酒烹羊以飯客自云有知遍捫諸人言並當貴至神武曰皆由此人飲竟而出還更訪之則本無人居乃知向者非人境也由是諸人益加敬矣

三國典畧

齊高祖徵范陽祖鴻勳至并州作晉祠記好事者玩其文

商芸小說

隋秘書少監王邵篤好經史遺畧世事用思既專性頗恍

太原縣志

卷之十八

雜志

三

惚每至對食閉目疑思盤中之肉輒爲僕從所噉邵弗之覺唯責肉少數罰厨人厨人以情白邵邵依前閉目伺而獲之厨人免罰

隋書

李鄴在北都介休縣百姓送解牒夜止晉祠宇下夜半有人叩門云介休王暫借霹靂車某日至介休收麥良久有人應曰大王傳語霹靂車正忙不及借其人懇至再遂見數人共持一物如幢扛上環綴旗幡授與騎者曰可點領騎者卽數其幡凡十八葉每葉有光如電歸徧報鄰村令速收麥將有大風雨村人悉不信乃自收刈至其日率眾據高阜候天色及午介山上有黑雲氣如

窰烟斯須蔽天注雨如綆風吼雷震凡損麥千餘頃西

雜

李衛公守北都時童子寺有竹數竿公令寺僧維綱日報

竹平安西陽雜俎

玉龍子本太宗晉陽宮物文德皇后常賜大帝廣不數寸

而溫潤精巧非人間所有後則天以賜元宗開元中三

輔旱祈禱無應乃密投於南山龍池風雨隨作及上皇

幸西蜀迴次渭水左右臨流濯弄沙中得之太平廣記

唐太宗誕之三日有書生詣高祖曰公是貴人有貴子因

目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也公貴因此兒二十必

太原縣志 卷之十八 雜志

四

能安民矣太平廣記

白居易字樂天以詩謁顧況況戲之曰長安物貴居大不

易及讀至古原草送別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曰

似此居亦無難唐詩序

樂天一舉及第詩曰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

時年二十七省試性習相近遠賦玉水記方流詩攜謁

李逢吉初不以爲意及覽賦頭曰噫下自人上逢由君

成德以慎立性由習分逢吉大奇之何晦撫言

樂天爲王涯所讒謫江州司馬甘露之禍樂天在洛適遊

香山寺有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不

知者以樂天爲幸之樂天豈幸人之禍者哉蓋悲之也

東坡詩話

晉水無蛙有亦不鳴

六疎遺稿

樂天賜第履道坊既葬北邙勅命遊人至墳所者必酌酒

至今墓前隙地泥潦迺賢北邙山歌君不見履道坊中

白太傅畱客高堂醉歌舞至今三月看花人載酒去澆

墳上土

譚賓錄

大歷中賣一女子姿首如常而索價至數十萬曰此女子

誦得白學士長恨歌安可他比

文章九命

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惠照寺木蘭院隨僧齋餐僧厭怠

太原縣志

卷之十八

雜志

五

乃齋罷而後擊鐘後二紀播出鎮淮南訪舊遊而題名

處皆以碧紗幕其詩播繼賦二絕云三十年前此院遊

木蘭花發院新修如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

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鐘三十年來塵撲面

而今始得碧紗籠

嘉話錄

閩縣陳通方登第與播同年播年五十六通方甚少因期

集撫播背曰王老奉贈一第言其日暮途遠及第同隴

官也播恨之後通方丁家難辛苦萬狀播爲正郎判鹽

鐵通方窮悴求之郎不甚給時李虛中爲副使通方以

詩求爲汲引曰應念路旁憔悴翼昔年喬木幸同遷播

不得已薦為江西院官

唐詩紀事

會昌三年王起三典貢場周侍郎墀時刺華州以詩賀之

起答和曰貢院離來二十霜誰知更忝主文場楊葉縱

能穿舊的桂枝何必愛新香九重每憶同仙禁六義初

吟得夜光莫道相知不相見蓬峰之下欲徵黃門生亦

皆和焉

唐詩紀事

王龜文懿公起子性高簡常以光福里賓客多更住永達

里林木窮僻構半隱亭以自適侍起河中廬中條樂宛

陵山水乃從崔與于宣歙

撫言

永寧王相國涯居位竇氏女歸請曰玉工貨釵直七十萬

太原縣志

卷之十八

雜志

六

錢王曰七十萬錢豈於汝惜但釵直若此乃妖物也禍

必隨之女不敢復言

柳玘家訓

晉高祖潛龍於并部一日從容謂賓佐云近因晝寢忽夢

若頃年在洛京時與天子連鑣於路至舊第天子請某

入其第某遜讓者數四不得已即促轡而入至廳事下

馬升自阼階西向而坐天子已馳車去矣其夢如此羣

僚莫敢有所答是年冬果有鼎革之事

玉堂閒話

宋太祖北征因河東謀者語劉承鈞曰君家與周世讐宜

其不屈今我與爾無間河為重困此一方之民承鈞復

命曰河東土地兵甲不足以當中國之什一然承鈞家

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自漢魏以來詞命簡潔未有其比

剪勝野聞

晉王渾真草帖真蹟在駙馬都尉李瑋處柳公權書柳尊師墓誌真蹟在錢塘唐垌處柳公權紫綠鞞蘭亭詩二帖侍制王廣淵撫石跋云龍圖大諫李公帥府暇日出書請撫石李師中也洛陽人

寶章待訪錄

晉祠小池畜老鰲大如食盤不知何人題闌柱曰裙襴大夫烏衣開國何元美後失鰲所在

寶章待訪錄

宋太原安守忠嘗夢一濮字方丈餘及領濮州團練使幾二十年始悟

聞見錄

太原縣志

卷之十八 雜志

七

龐丞相籍以使相判太原時司馬溫公適倅并州一日被檄巡邊溫公因便宜命諸將築堡於窮鄙而不以聞遂為西師所敗破其堡殺一副將朝廷深訝龐公擅興詰責不已龐公既素重溫公之賢終弗自言久之遂落使相以觀文殿學士罷歸龐公亦默不語溫公遂獲免嗚呼龐公其真可上接古人千載之風矣

鐵圍叢談

俗傳晉祠聖母姓柳金勝村人姑性嚴汲水甚艱道遇白衣乘馬者欲水飲馬柳與之乘馬者授以鞭令置甕底曰抽鞭則水自生柳歸母家其姑誤抽鞭水遂奔流急呼柳至坐於甕水乃止相傳聖母之座即甕口也

舊志

高汝行曰有天地卽有山水水陰物母陰神居人因水立祠始名女郎祠後禱雨有應漸加封號廟制始大坐甕之說蓋出於田夫野老婦人女子之口非士君子達理者所宜道也書此以破千古之惑

舊志

父老相傳遇陰雨之餘或烟霧之中味爽之際古城城郭樓堞宮室烟樹宛一都會日出乃滅

舊志

李衛公爲并州從事有王山人者請謁自稱善按冥公備几案紙筆香水與山人偕坐以俟頃之紙上書八字甚大曰位極人臣年六十四

舊志

李嶠攀龍臺碑母嘗祈晉祠於水濱得文石一枚大如鷄

太原縣志

卷之十八

雜志

八

卵上有紫文成日月兩字異而吞之

宋太宗平太原命韓絳撰文豎碑崇聖寺明宏治十四年七月碑無故吼三日夜一夕汾水泛漲碑入汾水父老相傳始立碑時碑額甚重衆弗能舉遇一老叟過而問計焉叟曰吾已半身入土矣何計之有衆悟以土壅之碑始得安

舊志

李晉淵未第時讀易後圃石室中忽陰雲四合雷電交作龍見如赤幟搖曳而上人皆驚駭晉淵凝然不動曰龍

自此起耳今石上猶有龍爪痕

舊志

太原有漏澤在縣西南二里許萬歷十九年耆老王崇德

施地十畝天啟三年知縣屈鍾嶽捐金買地四畝豎碑
記之今地與碑求之皆不得舊志

晉祠鎮聖母殿後有山曰廟望距廟五七百步鎮人晨起
見山行如水湧軸轉前土傾陷後土覆壓經所過樹盡
入地中鎮人危之飛騎報縣縣令詣地禱以羊豕猶層
層翻壓至未時而止題其巨石曰畱山鎮中市樓竦特
是年亦火舊志

古城營北東西北三面有土城胎高二三丈壑處為門規
模尙具考五代時此處在北漢都城之內應為北漢皇
城故跡況其形制亦與村莊堡壁不類其為皇城遺跡

太原縣志

卷之十八 雜志

無疑六疎遺稿

山西人修屋於路巷所衝之壁多嵌石鐫太山石敢當五

字然多習而不察莫知所謂按五代史漢高祖劉知遠
為畱守時將舉大事募膂力之士得太山勇士石敢當
袖四十斤鐵錐人莫能敵後人借其勇以辟邪也或鐫

太為泰誤甚泰山在山東即東嶽也太山在今太原暨
安可相混又按西漢史游急云石敢當師古注曰石氏
敢當所向無敵蓋古人名後世為禳災之具羣碎錄云

五代石敢當慕古人之名而自表見者六疎遺稿

邢子厲趙記云龍山有四麓各有一穴大如車輪春風出

東秋風出西夏風出南冬風出北謂之龍兌音奪史記趙

世家孝成王十九年趙與燕易土以兌與燕卽此俗謂

之風洞按此則風洞凡有四自漢晉以來山谷遷徙湮

其西南北三穴惟東穴尙存卽今之風洞也在今太原

縣西門外山麓太原於戰國時屬趙六疎遺稿

上古燒木作炭禮月令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卽今木炭

石炭始見於漢代前漢地理志豫章郡出石可燃爲薪

徐陵春情詩云石炭搗輕紈此南方有石炭出處也宋

史陳堯佐真宗時爲河東路轉運使以地塞民貧仰石

炭以生奏除其稅轉運使駐太原府又歐陽公爲蔡君謨先人

太原縣志

卷之十八 雜志

十

作墓志君謨謝禮中有石炭一色此北方有石炭出處

也六疎遺稿

晉祠南五里有大墓一邱巍峩若小山縣志以爲唐叔虞

墓一名晉王嶺明李鑑有謁唐叔墓詩說者又以爲唐

末晉王李克用之墓且曰叔虞爲侯而此稱王與實不

符當以克用爲正然余考五代史晉王克用葬於雁門

金山之間而叔虞自晉代封王北魏書地形志晉陽有

晉王祠則墓自屬叔虞而非克用矣六疎遺稿

縣西北有羅城村五代史載周師攻北漢柵木爲城謂之

羅城六疎遺稿

大柳樹者在古城城北兩村之間峪水故路與由縣至省官道交際之十字東首倚南里許雙株並豎各高三丈餘乾隆丙申秋太谷令單公奉憲檄委重浚風峪沙河東注於汾以避城垣求其故道指此樹爲準筆於文移告諭之內是沙河爲城垣所係而此樹又河之標的也詩云勿翦勿伐於邑人有厚望焉

縣甕山有獸曰閻糜似驢而岐蹄角如麕羊一名山驢

山海經

天龍山另有八景一崇山環翠二佛閣停雲三鼎峰獨峙四蚪柏蟠空五龍池靈澤六石洞棧道七高歡暑宮八

太原縣志

卷之十八 雜志

十一

柳子旗石

舊志

縣西沙河橋外嘉靖二十年民掘得金銀鞍轡等物按五代史劉崇高平之敗獨乘黃驢由間道歸太原食以三品料號自在將軍疑卽此也

舊志

晉祠貞觀碣畔有水磨廢址康熙四十一年邑耆民高上捐銀一百三十兩重建水磨以其磨租爲呂祖祠祭唱之費貢生周純德有記題門額曰雲中補建雲中高上字也

晉祠至縣城舊有水渠宏治六年縣令孟公玉令民引水入城流注泮池遇旱城外任民灌田暫止入城田不用

水即引入之山東門出環漫城東南出枯河漕入汾後
漸淤塞何中丞復飭縣令照舊引水入城今西城石口
猶存晉溪雜著

晉祠河中產長生蘋根生水底葉浮水而食之味美

西陽雜俎

熙三十八年冬城中東南隅水泊冰忽結成奇花
之狀人競觀之

晉祠鎮義塚二一在關帝廟後西北一在奉聖寺南沙堰
北

縣治之北城北河灘等村高崗峙其西縣渠環其東地勢
污下衆水攸歸堤堰一決而賈家莊往南一帶村墮屢

太原縣志

卷之十八

雜志

十三

受其害邑令胡公令民間將水積之害各據實呈遞因
而梁家寨以及賈家莊等數村不謀而合公令各自開
渠南因鹽堡村舊迹北抵南河灘之疆界自下而上連
綿數里不旬日而告成至於河灘等村之水竟爲縣渠
所隔於是村眾人等謀爲退水之策鑿縣渠之底相其
形勢砌成石孔使灌地之渠順其南北退水之渠通其
東西兩不相侵堪垂永久又於其東濬通百有餘步自
是而在上者無壅塞之害在下者免川決之禍水患既
平因建永思堂於城北村非徒報恩勤於已往也亦俾
後之踵事者有所考云康熙五十二年城北村小營村

牛家營南河灘北河灘西寨村公立

雍正七年春學宮泮池忽見冰花觀者如堵是年己酉至
癸酉科中式者十有六人領解者三副車一聯捷進士
翰林部員計九人文章事業互相提唱者數十年文明
之瑞學宮預兆其端云

乾隆初年城北村民王姓一夕於臥內地猝陷數尺黑水
湧出踰日盡其廬舍成一大坎深不可測後漸復爲平
地

相傳晉祠讀書臺爲王恭襄公微時讀書之所余按北齊
楊愔未遇時曾讀書懸甕山中則讀書臺自屬楊愔故

太原縣志

卷之十八

雜志

十三

跡而重建於明耳余已於晉祠志中載之今復附於此
六疎遺稿

辛村正中有聚水處曰淦池以西南隅建閣祀魁星爲一
鄉文運所鍾後人更名硯池

重修太原縣志跋

乙酉之秋太原紳士有重修
縣志之役屬稿於余辭不獲
已乃取舊志及通志府志參
考而增損之益以近事都為
一帙其間或泥古而鮮所折

衷或徇俗而漫無裁製去取
無按詳畧失宜既不能歸於
簡嚴又不能無所掛漏豈惟
見笑於大雅實亦深愧於余
心姑存是編以待踵事者之
訂正云爾

丙戌二月望日定軒楊國泰

跋



大原縣志

跋

二

太原縣志原跋

太原為晉陽故地且有晉祠
山水之勝故其古蹟遺文視
他邑為多然原無志書率散
失無所於考或按部索觀倉
卒謄寫應命而已余留心於

是者二十餘年比歲歸田乃
考閱通志及抄錄古碑訪詢
故老摭拾成書草略殊無足
觀聊以備一邑之文獻而已
畢工我雩樓太公祖序其前
邑侯毅齋趙公相與勗其成

焉爰書此以識顛末嘉靖三
十年三月吉邑人高汝行識

重修太原縣志跋

雍正戊申

國家文教昌明邑侯龔公奉文
重修縣志以光盛典邑紳謬
以岐薦岐堅辭不獲勉強應
命竊思舊志為先大參纂輯

續修於天啟六年百年以外
之人之事往往無憑稽考即
所已輯亦不無魚魯豕亥之
訛因而博採旁搜詳加抉擇
再閱寒暑甫能脫稿適沈邑
侯來涖斯邑將竣厥事竊喜

沈侯浙西名宿得以就正點
鐵成金在此時也遂取原稿
呈進踰年志成岐反覆參閱
見謬誤叢生大失本來面目
索其原稿已毀棄無存念先
大參纂修縣志留心二十餘

年輯為成書迄今代歷八傳
屢經兵燹寒家抱殘守缺因
敢失墜岐仰承先緒日夕編
摩希為一邑文獻乃沈公未
暇手訂致幕客點竄貽誣後
人不惟鄙懷莫白且恐誤探

星宿並波及於大參公則咸
滋深矣用是擇其尤甚者數
十條逐一指明藏於家塾異
日重訂縣志參互考質勿使
一誤再誤是所望於繼起者
雍正九年秋九月下澣高若

岐跋

重訂太原縣志跋

太原舊無志書有明嘉靖間
先大參修古公留心二十餘
年始成卷帙

國朝雍正間伯曾祖天柱公若
岐取舊本而裒集之考訂該

洽燦然大備會邑侯沈公謀
纂邑乘取是稿為藍本而沈
公簿書孔煩未暇手訂因托
幕客代為纂修刪改大半遂
失本來面目公恐貽誣後人
因作縣志糾謬數十條存於

家塾但力綿未能付梓而沈志流傳已近百年閱者不察將以沈志之訛歸咎於高我先人養養中心恐不能瞑目於地下也道光甲申中州員公來宰是邑以縣志荒畧與

司鐸楊夫子協議纂修兼選邑紳之可信者共襄厥事

价

與從子秉衡

亦以先人遺澤

濫列吹竽因呈天柱公遺冊與舊志互參衆始豁然知舛誤之愆自有攸歸因而逐一

訂正勒為成書而繼此所增
入者亦與諸公嚴加抉擇不
敢冒濫然後此書之成足以
信今傳後而天柱公之心可
稍慰於九原矣价名卑學淺
於此事何敢輕措一詞然先

人受誣積有年所知而不言
獲戾滋大因略陳顛末代為
別白至由大參以及天柱公
系歷八代世經兩朝上下三
百年間徵文考獻手自編輯
使後之作志者有所據依此

士大夫所共悉不待區區之表章也

道光六年歲次丙戌春三月

高价謹識



[Faint vertical text,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Faint vertical text,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Faint vertical text,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Faint vertical text,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Faint vertical text,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Faint vertical text,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